

主 编
孔 范 今

中 国
现 代
新 人
文 小
说 系

中国现代新人文小说⁵

山东文艺出版社

中国
现代文学史



中国现代新人文小说

中国现代文学史

中国现代新人文小说⑤

黄发有◎编选

山东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中国现代新人文小说五/孔范今主编;黄发有编选.
—济南:山东文艺出版社,2005.12
ISBN 7-5329-2398-3

I. 中… II. ①孔… ②黄… III. ①文学—作品综
合集—中国—现代②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
IV. I216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5) 第 034204 号

目 录

陆 文 夫

小巷深处 /001

丰 村

美丽 /017

宗 璞

红豆 /045

鲁鲁 /076

陈翔鹤

陶渊明写《挽歌》 /089

广陵散 /103

黄秋耘

杜子美还家 /127

王 蒙

冬天的话题 /135

坚硬的稀粥 /158

名医梁有志传奇 /177

邓友梅

寻访“画儿韩” /215

烟壶 /229

林斤澜

头像 /324

溪鳗 /337

张承志

黑骏马 /348

残月 /411

黄泥小屋 /423

张 炜

声音 /496

美妙雨夜 /511

蘑菇七种 /525

陆文夫

小巷深处

001

小
巷
深
处

苏州，这古老的城市，现在是熟睡了。她安静地躺在运河的怀抱里，像银色河床中的一朵睡莲。那不太明亮的街灯，照着秋风中的白杨，婆娑的树影在石子马路上舞动，使街道也布满了朦胧的睡意。

城市的东北角，在深邃而铺着石板的小巷里，有间屋子里的灯还亮着。灯光下有个姑娘坐在书桌旁，手托着下巴在凝思。她的鼻梁高高的，眼睛乌黑发光，长睫毛；两条发辫，从太阳穴上面垂下来，拢到后颈处又并为一条，直拖到腰际，在两条辫子合并的地方，随便结着一条花手帕。

在这条巷子里，很少有人知道这姑娘是做什么的，邻居们只知道她每天读书到深夜。只有邮递员知道她叫徐文霞，是某纱厂的工人，因为邮递员常送些写得漂亮的信件给她，而她每接到这

种信件时便要皱起眉头，甚至当着邮递员的面便撕得粉碎。

徐文霞看着桌上的小代数，怎样也看不下去，感到一阵阵的烦恼。这些日子，心中常常涌起少女特有的烦恼，每当这种烦恼泛起时，便带来了恐惧和怨恨，那一段使她羞耻、屈辱和流泪的回忆就在眼前升起。

是秋雨连绵的黄昏，是寒风凛冽的冬夜吧，阊门外那些旅馆旁的马路上、屋角边、阴暗的弄堂口，闲荡着一些打扮得十分妖艳的姑娘。她们有的蜷缩着坐在石头上；有的依在墙壁上，两手交叉在胸前，故意把那假乳房压得高高的，嘴角上随便叼着烟卷，眯着眼睛看着旅馆的大门和路上的行人。每当一个人走过时，她们便娇声娇气地喊起来：

“去吧，屋里去吧。”

“不要脸，婊子，臭货！”传来了行人的谩骂。

这骂声立即引起她们一阵哄笑，于是回敬对方一连串下流的咒骂：

“寿头，猪猡，赤佬……”

在这一群姑娘中，也混杂着徐文霞，那时她被老鸨叫做阿四妹。她还是十六岁的孩子，瘦削而敷满白粉的脸，映着灯光更显得惨白。这些都是七八年前的事了，徐文霞一想起心就颤抖。

一九五二年，政府把所有的妓女都收进了妇女生产教养院。徐文霞度过了终身难忘的一年，治病、诉苦、学习生产技能。她记不清母亲是什么样子，也不知道母爱的滋味，人间的幸福就莫过如此吧，最大的幸福就是在阳光下抬起头做个正直的人！

那一年以后，徐文霞便进了勤大纱厂。厂长见她年轻，又生着一副伶俐相，说：“别织布吧，学电气去，那里需要灵巧的手。”

生活在徐文霞面前放出绮丽的光彩。尊敬、荣誉、爱抚的眼光，一齐向她投过来。她什么时候体验过做人的尊严呢！她深藏

着自己的经历，好在几次调动工作之后，已无人知道这点了，党总支部书记虽然知道的，也不愿提起这些，使她感到屈辱。没人提，那就让它过去吧，像噩梦般地消逝吧。

爱情呢，家庭的幸福呢？徐文霞不敢想。她也怕人夸耀自己的爱人，怕人提起从前的苦难，更怕小姊妹翻准备出嫁的衣箱。她渐渐地孤独起来，在寂静无声的夜晚，常蒙着被头流泪，无事时不愿有人在身边。于是，她便在这条古老的巷子里住下来，这里没人打扰她，只是偶然门外有鞋敲打着石板，发出空洞的回响。她拼命地读书，伴着书度过长夜，忘掉一切。只是那些曾玩弄过她的臭男人不肯放松她，常写信来求婚，徐文霞接到这些信时便引起一阵怅惘，后来索性不看便撕掉：“谁能和做过妓女的人有真正的爱情，别尝这杯苦酒吧！”

徐文霞站起来，在房间里走动，把所有的杂念都赶掉，翻开小代数，叹了口气，自语道：

“把工作让给我，把爱情让给别人吧！”

徐文霞重新埋进书本，努力探索难解的方程式。一会儿，字母便在眼前舞动、扭曲着，糊成一片黑。她拉拉眼皮，想唤回注意力。可能是天气燥热吧，她伸手推开玻璃窗。窗外起着小风，树叶儿沙沙地响着，夜气和秋声那样催人入眠，徐文霞更加烦躁了。

徐文霞为啥烦躁，只有她自己知道，那个大学毕业的技术员张俊的影子，如今还在眼前晃动。他年轻，方方的脸放着红光，老是带着笑容和她谈话，跑到她身边来找点什么，却又涨红着脸无声地走开了。徐文霞知道为着这件事烦恼，却故意不肯承认，用这种办法，她击退过好几次爱情的干扰。今天怎么搞的呢，说不想又偏去想：“他今天为什么到我这里来呢？光是轻轻地敲了一下门，隔半天又敲了一次，想进来，又不想进来的样子。他的脸那么红干吗，别这样红吧，同志！难道我这个人还能讥讽人

吗？唉，他为什么不讲话，他挺会说话的，今天倒结结巴巴的，尽翻我的书看，还看得很有趣呢！这些书他不是都读过嘛，他要帮我补习代数，还要教我物理。昏啦，我竟答应了他，要是他怀着什么心思，我可怎么得了啊！”徐文霞平静的心被搅乱了，全部“防线”都崩溃了，她不理睬那许多对她含着深情的眼光，撕掉好些向她吐露爱情的信件，却无法逃避张俊那纯真的孩子般的眼睛。她收不住奔驰起来的思想，一会儿充满了幸福，幸福得心向外膨胀；一会儿充满了恐惧，感到这事是那么可怕。各种矛盾的心情，痛苦地绞缠着她，悲惨的往事又显明起来，她伏在桌上抽泣着，肩膀在柔和的灯光下抖动。

窗外下起雨来，檐漏水滴在石板上，像倾叙着说不完的闲话。

二

时间从秋天到了冬天，徐文霞心里却像开满了春花。

一下班，张俊便到徐文霞的房间里来了。他坐在徐文霞的对面，目不转睛地看着她。看得徐文霞脸红心跳起来，忙说：

“来吧，抓紧时间。”

张俊笑着，打开课本。他不仅讲，还表演，不知又从哪里找来许多生动的譬喻。这一点，张俊自己也不明白，在徐文霞面前，他的智慧像流不完的河水。

徐文霞开始做习题时，张俊便坐到另一张桌上做自己的功课。这时候，房间里静极了，只有笔在纸上刷刷地响。张俊一伏到书桌上，就两三小时不动身。徐文霞深怕他过度疲劳，便走过去拉拉他的耳朵，搔搔他的后脑。张俊嚷起来：

“好，你又破坏学习。”

徐文霞咯咯地笑着，便坐下来。不一会，她又向张俊手里塞进一只苹果。张俊把苹果放在桌子上，先不去动，过了一会，拿起来看看，然后便到徐文霞的口袋里摸小刀。

“好，这次是你破坏学习。”

“苹果是你送给我的！”

这一骚动，两个人都学不下去了，便收起书本，海阔天空地谈起来。张俊老是爱谈将来，一开口便是“五年以后”的理想：

“到那时候我是工程师，你是技术员……”

“我也能做技术员吗？”

“只要你学习时不调皮。”张俊调皮的眼光望着她，“那时我们还在一起工作，机器出了毛病，我和你一起修，我满脸都是机器油，嘿，你会不认识我哩！”

“你掉在染缸里我也认识。”

“要是世界上有这么一对，他们一起工作，一道回家，星期天一起上街买东西，该多好啊！”

徐文霞被说得心直跳，脸上绯红，故意装作不明白地说：“那是人家的事情，你谈它做啥？”

徐文霞好像浸在一缸温水里，她第一次感到爱情给人幸福和激动。

实在没话谈了，他们便挽着手到街头散步。苏州街上的夜晚，空气是很清新的，行人又那么稀少。他们尽拣没人的地方走，踩着法国梧桐的落叶，沙沙的怪舒服。徐文霞老爱把那些枯叶踢得四处飞扬。到底走多少路，他们并不计较，总是看到北寺塔，看到那高大巍峨的黑影时便回头。

张俊每天到徐文霞这里来，实在忙了，睡觉之前也一定来说一声：“睡吧！文霞，明天见。”

徐文霞也习惯了，等到十点半张俊还不来，她便睡下等他。果然听着门上的钥匙响，张俊走进来，用手在她的被头上拍两

下：“睡吧！文霞……”然后她才能真的安详地熟睡了。

在爱情的海洋里，徐文霞本来已经绝望了，却忽然碰着救生圈，她拼命地抓着，深怕滑掉。夜里，她常常梦见张俊铁青着脸，指着她的鼻子骂：“我把你当块白璧，原来你做过妓女，不要脸的东西，从此一刀两断！”徐文霞哭着，拉着张俊：“不能怪我呀，旧社会逼的……”张俊理也不理，手一摔，走出门去。徐文霞猛扑过去，扑了个空。醒来却睡在床上，浑身出着冷汗，索性痛哭起来，泪水湿了枕头，人还在抽泣。

徐文霞再也睡不着了，多少苦痛都来折磨她，寻思道：“怎么办哩，老是这样下去吗？万一我的过去给张俊知道呢！告诉他吧。不，他不会原谅我，像他这样的人，多少纯洁的姑娘会爱上他，怎能要做过妓女的人呢？不能讲，千万不能讲啊！”徐文霞用力绞着胸前的衬衣，打开床头的电灯，她恐惧，她怕。她不能失去张俊，不能没有张俊的爱情。

三

初冬晴朗的早晨，天暖和得出奇。苏州人都溜进了那些古老的花园去度过他们的假日。

徐文霞穿着鹅黄色闪着白花的绸棉袄，这棉袄似乎有点短窄，可是却把她束得更苗条而伶俐。辫子好像更长了，齐到棉袄的下摆，给人一种修长而又秀丽的感觉。她左手拎一只黄草提包，和张俊慢慢地走进了留园，在幽静曲折的小道上，徐文霞的硬底皮鞋，咯咯地叩打着鹅卵石。小道的两旁，是堆得奇巧的假山石，瘦削的太湖石到处耸立着，安排得均匀适中。晚开的菊花还是那么挺秀，不时从太湖石的洞眼中冒出一枝来。徐文霞的眼睛像清水里的一点黑油，滴溜溜地转动着，心旷神怡。

他们在清澈的小石潭中看了金鱼，又转过耸峙的石峰，前面出现了一座小楼。

“上楼去吧。”徐文霞眼睛柔和发亮地望着他。

张俊拉着她的手却向假山上爬。

“噢，上楼多好！”徐文霞跌跌踉踉的，爬到山顶直喘气，“我叫你上楼，你偏要上山！”

“已经上楼啦，还怪人。”

徐文霞向前一看，真的上了楼，原来假山又当楼梯，使人在欣赏山景中不知不觉地登了楼，免去爬楼梯那枯燥的步行。徐文霞忍不住笑起来，停会儿又叹气说：

“俊，你看造花园的人多灵巧啊，人总是费尽心机，想把生活弄得美好一些。”

“走吧，说这些空话做啥。”

他们穿过曲折的回廊，徐文霞心中有些忧伤，说：“唉，空话，要是明白了造园人的苦心，你就会同情他，同情他那美好的愿望。”

张俊心一悸动，看着徐文霞忧伤的眼色，忙说：

“你怎么啦，文霞，想起什么了吧？”

“不，没有什么。”

“那你为什么不高兴呢？”

“高兴哩，能和你在一起，总是高兴的。”徐文霞强笑了一下，“走吧，你看前面又是什么地方？”

他们走进了一个满月形的洞门，眼前出现了一片乡村景色。豆棚瓜架竖立着，翻开的黑土散发着芬芳。他们在牵满了葫芦藤的花架下散步，看那繁星一样缀在枯藤上的小葫芦。

张俊沉默着，忽然一副庄重的神色说：

“文霞，你说心里话，你觉得我这人怎样。”

“怎么说呢，我这一世，要找第二个人，恐怕……再也

……”

张俊兴奋极了，满脸放着光彩，快活地说：

“这么说，文霞，我们结婚……”

徐文霞陡然一震动，喜悦夹杂着恐怖向她奔袭过来。她脸色有些苍白，嘴唇边微微抖动，半晌才说：

“走吧，我们向前。”

张俊兴奋的话说个没完：

“文霞，人生的道路是漫长的，在这条路上，两个人携手，齐奔自己的理想；一个疲乏，另一个扶着她；一个胜利了，另一个祝贺他。你说，还有爬不过的高山，渡不过的大河吗！”

徐文霞感动得几乎掉下眼泪来，有这样的一个人，伴着一生，不正是自己的梦想吗！可是，她却怀疑地望着张俊，想道：“要是你知道我的过去，你还能说这些话吗？”她痛苦地低下头，忙说：“走吧。”

在那边，出现了一座土山，山上长满了枫树，早霜把枫叶染红了，红得像清晨的朝霞。在半山腰的石凳上，坐着个人。这人背朝着徐文霞，拉起大衣领子晒太阳。徐文霞咯咯的皮鞋声，引起了他的注意，便回过头来，露出一张扁平的脸，像一张绷紧了鼓皮的，在鼓皮的两条裂缝中间，滴溜溜的眼睛盯着徐文霞。等徐文霞发现这人时，已到了跟前，这人也跟着站起来，恭恭敬敬地说：

“你好呀四妹，你还在苏州吗？”

“你！你……也在这里玩吗。再见！俊，到山顶上去看看吧。”徐文霞拉着张俊的手，一溜烟奔上了山峰。她神色慌乱，喘着气，腿肚子在抖，眼皮跳动，浑身直打寒噤。

张俊望着那个人，见他已懒洋洋地下山了，就说：

“那人是谁，怎么叫你四妹？”

徐文霞哆嗦着：“没有什么，一个熟人，四妹是我的小名。”

她呆了一下，“回去吧，这里很冷，没啥玩头。”

张俊看着徐文霞奇怪的神色，心里疑惑着，忐忑不安地走出了园门。

四

门上，轻轻地敲了一下。半晌，又轻轻地敲了一下。

徐文霞的脸色从惊疑变成喜悦，她敏捷地从床上跳起来：“冒失鬼，又忘了带钥匙呢！”

徐文霞慢慢地拉开门，想猛地冲出去吓张俊一下。忽然，有个扁平的脸在眼前出现了。徐文霞一惊，一阵凉气从脚下传遍全身，暗自吃惊道：“朱国魂！就是那天在留园碰到的朱国魂。”徐文霞愣住了，不知道把门关上呢还是放他进来。

朱国魂微笑着，向巷子的两端看了一眼，不等什么邀请，很快地挤进门来，跟着把门关上，恭恭敬敬地叫了声徐小姐。

听到喊徐小姐，徐文霞更加惊慌地想：“都知道啦，这个鬼。”她强力使自己镇静，不露出一一点张皇的神色，冷冷地问：

“这几年来在哪里得意呀，朱经理？”

“嘿嘿，没有什么。前几年政府说我破坏了市场，把我劳动改造了两年。徐小姐，听说你这两年很抖呀。”朱国魂努力想说点儿新腔，不小心又露出了这句老话。

“现在谈不到抖不抖。”徐文霞感到一阵恶心。

朱国魂向房间里打量着，一时不讲话。徐文霞也戒备着，不知道他下一步会耍出什么花腔。她看着这张扁平脸，眼睛里藏着屈辱和愤怒。就是这个投机商，解放前她还是一个十六岁纯洁的少女的时候，他是曾那样残酷地侮辱过她，把她的身子尽力地摧残。现在他想干什么呢？他不讲话，伸长着脖子挨过来，咧着那

个圆圈圈似的嘴直喘气。徐文霞向后让着，真想伸手给这张扁平脸一记耳光，可是她忍耐着。从碰到他的那天起，她就怕这个人，总觉得有把柄落在这人手里。

朱国魂突然用解放前的那副流氓腔调说：

“嘻嘻，阿四妹，你真有两手，竟给你搭上张俊那小子。一表人才呀！咳，有苗头。不过当心噢，过去的那段事得瞒得紧点，露了风可就炸啦！”朱国魂眯着他那小眼睛，又意味深长地说，“你放心，我不会公开我们解放前那段交情，你们的好事我总得要成全，对不对？”

徐文霞手足发凉，极力保持着的镇静消失干净，脱口说出心里话：

“你怎么晓得这样清楚！”

“唉，买卖人嘛，打探消息的本事还有点哩！”

徐文霞满脸煞白，一瞬间转了很多念头：痛骂他一顿，轰他出去，拉他到派出所。这些都容易办到，可是要给张俊知道呢，要是这恶棍加油添醋地告诉张俊呢……她不敢想，头昏旋起来。她狠狠地望着对方，那张扁平脸在眼前无限制地伸长，扩大，成了极其可怕的怪相。

“你要怎么样呢，朱经理，大家都是明白人，有什么里子翻出来看看。”

“噤，谈不上怎么样，这又不是解放前。不过，我现在摆的个小摊，短点本。想问你借一点，大家心里有数嘛，互相帮忙。”

徐文霞下意识地伸出微抖的手，摸出一叠钞票放在桌子上。

朱国魂站起来，一迭声地说谢谢。他把大拇指放在唇边上擦了点唾沫，熟练地一数，又笑嘻嘻地放在桌子上，说：

“徐小姐，这二十块钱不能派什么用场。要是你身边不便，我改日再来拜访。”

徐文霞紧咬着牙，脸涨得发紫。她把半个月的工资狠命地摔在地板上，转身扑到枕头上，哽咽不成声地哭着。

五

冬天渐渐摆出冷酷的面貌，连日刮着西北风，雪花飞飞扬扬地飘落下来。

徐文霞呆坐着，面容消瘦了，眼睛也无光了。她看雪花扑打到玻璃窗上，化成水珠，像眼泪似的流下来。透过这挂满眼泪的玻璃窗，看到外面大团的雪花飞舞着，使天空变成白蒙蒙的一片。

床头闹钟嘀嗒嘀嗒地响，永远那样平稳。徐文霞又向钟看了一眼：

“咦，他怎么还不来！”

“朱国魂大概把我一切告诉他啦！”徐文霞的心像悬在蛛丝上，快掉下来，却又悬荡着：他爱的人原来做过妓女啊！他还有脸见人吗？他哪里还能来呢。

滴铃铃铃！闹钟突然响起来。徐文霞一惊，以为是门铃响，她手捺着那跳得别别的胸脯。她怕朱国魂又来纠缠，又怕张俊来撞上朱国魂。她想：“朱国魂不会轻易地放我，这条毒蛇，不把血吸干了是不会吃肉的。”

张俊进来了，跺着脚，抖掉雨衣上的雪，脸冻得通红，嘴里喷出白气。他满脸是笑地说：

“文霞，多大的雪，你出去看看哩，好几年不下这样大的雪啦！”

徐文霞飞奔过去吻着他：“怎么现在才来，最近怎么常来得这样迟呀？”